

# 法 術 奇 談

## 活 神 仙 昇 天 周 仲 平

● 王 覺 源 (前陸軍大學教授)

### 湖 南 平 江 文 武 雙 傑

距離湖南省會長沙不遠的一個山城小縣——平江，民國以來，曾出過兩個有相當名氣的人物，一武一文，或說是一個術士，一個作家。前者，為神乎其技的周仲平，湘人以「活神仙」譽之，算是法術之士，亦類今日之魔術大師。後者為作家，以寫「留東外史」與「江湖奇俠傳」等許多武俠小說而成立的向愷然。這兩個異人，都遭遇政治的迫害：周仲平遭到一個自命為前進革命的將軍——張治中，妄加之罪：「妖妄惑眾」，於抗戰初期，民國二十七年，不該死而被槍殺了。向愷然雖碰上一個聲名狼籍，殺人不眨眼的屠夫——張敬堯張大帥，要殺他而未殺，反而禮之若上賓。兩人遭遇之不同，竟有如是之別？

向愷然，筆名不肖生或署平江不肖生。天資很高，憤世嫉俗，多發之於筆墨。所撰作的武俠小說，不但名噪於國內，且喧騰於東亞各國。據傳：張敬堯督湘時，因案下令要捕殺他。他絕無難色，便親往晉見張大帥。張不識其人，問何事？以前來「投案」對。張奇其勇敢機智，與之言

，又皆詞理簡妙，切中窾要。因之大悅！結果，不但沒有殺他，反和他結為異姓兄弟，禮之若上賓，盛宴招待，傾談竟夕，翌晨始遣與送之還家。能說不是異數嗎？平江不肖生向愷然，能言善辯，見多識廣，所作留東外史與武俠小說之類，敘述人物，生動活潑。內容多新奇怪異，惶駭物聽。而其文筆之流利，讀之常令人忘倦。雖販夫走卒，亦多係其忠實讀者。故其人其事，類多能知之，當另作專文介紹。至周仲平「神乎其技」的故事，湘籍人士，幾已家喻戶曉，但外省人士或耳熟而不能詳。三十年前，余於所著「忘機隨筆」中，雖有記述，但嫌過簡。今日舊事重提，祇就記憶之可能者，稍加充實而已。藉供中外讀者茶餘酒後之談助。

### 故 都 政 海 「 甲 魚 顧 問 」

周仲平的家世與出身，人多不悉其詳。僅知其幼年，浪跡江湖，中年回家，不知從何人學得很多本領——醫術、拳術、法術，無不精通，特別是法術神奇。問其師事何人？則始終祕而不宣，令人更莫測其高深。好事之徒，也祇注意他的

神異法術，而不計較其他。他是平江縣人，與向愷然（平江不肖生）為同鄉，且極友善。向愷然在其所作武俠小說中，對周仲平的事跡，以影射方式，間亦為之宣傳揄揚。湘人雖以「異人」、「術士」、「活神仙」目之；但欲走訪其人者，門前經常懸有「謝客」之牌，家人亦必稱出門未返，始終難得一見。有人能於市塵或賭場中，偶然遇之者，亦不固為躲避。對日抗戰時，他年約四十左右。（民國二十一年，彭位仁任十六師師長時，曾委為軍醫）其人貌樞魯而不揚，既矮又瘦，似一弱不禁風的人，說話一口平江土腔，與之言，又鄙俗如市井中人。兩目炯炯有光，對初晤面之人，目尤睽睽轉動不已，似對人作極深度的觀察然。別無其他奇形異相。不過他兩耳特別長大，人多謂為長壽之徵，其實他並未長生不老，四十多歲，即作了張治中槍彈之鬼。周仲平在日常生活方面，素性相當嚴謹，節衣縮食，儉約過活，不嗜煙酒，不貪女色。唯一毛病，就是嗜賭如命。賭則屢戰屢敗，通神的法術，也不能幫助他。他之喪魂斷命，亦即種因於賭。

周仲平雖非富有之家，衣食總可無虞。平時



衣着或長或短，絕不講究什麼派頭，如一鄉下老粗。唯於治療病患，施行重大法術時，雖男女環觀如堵；或嚴冬季節，重裘不暖之際；亦必脫盡外衣，僅留一身內衣掛褲。有時在緊急關頭，還敞胸露臂，汗流浹背，熱氣衝頭。傳說：民國十三年十二月間，周仲平到了北京，有人將周神仙之事，言於段祺瑞。段氏好奇，召之入宅，略事寒暄後，曾獻「盆中釣鼈(甲魚)」之術於段前，甚得段氏之激賞！時段氏正任北洋政府臨時執政，聘之為高等顧問。用意何在？外人不得知。一時故都政壇人士，多稱周仲平為「甲魚顧問」。由是周仲平「活神仙」之名，不但傳播於湖湘之間，亦展開於北地了。北洋財政總長葉恭綽，曾介周與張作霖相見。張請周表演法術。周隨從衣袋中取一鑽戒出，交予張手。並說：「大帥：請看看我這戒指如何？」張檢視手中戒指，忽然不見了。原已被周用法術取去了。張即深信周之法術高強。辭去時，猶致以多金。

### 懸空一招滿碗美酒

周仲平平日小施法術，亦類似今日之「魔術」表演；但其條件、手法、裝式，却與玩魔術不同。最顯明的：不用特製的道具與用物；凡所取給與利用過的物品，都不必還原；在施行法術時，都不隨帶助手；隨時隨地可施，隨心隨手可作。施行法術之前，通常祇有兩項儀式：默誦咒語；畫符化水。遇有較為嚴重事故(如重病、災難等)而須釀救解脫者，才有較隆重的請師儀式。儀式畢，脫盡外裳，端坐於木凳上，閉目凝神

，默唸咒語，似為請神禱告。時而輕鬆，時而緊張。緊張之際，多流汗如注。或歷時很久；或頃刻下坐，始正式進行作法。其法，民間傳說很多，此處不能詳說。作法經過，曲折不少，亦不繼述。以下我所談者，儘量避言其煩瑣動作，祇說他施法本身的事態而已，他究有多少法術？外人自不得知，茲僅舉數事觀之：周仲平有一次在朋友喜宴中，筵開數席。座客有挽周仲平獻一技，作致新人賀禮者。周為熱鬧喜慶場面，亦不辭。思有頃，先請主人備一木盆，盛清水，置於簷下。隨展報紙覆蓋其上。同時，請座客兩人，自告奮勇，一至廚房取生雞蛋一枚至；一至書房取一信封和火柴兩根至，並將火柴放進信封內。兩客將蛋與信封皆高舉過頭，有目共睹。周隨唸咒語，唸畢，叫客檢視信封，火柴已失；叫另客打破雞蛋，已成熟蛋，分開蛋黃，兩根火柴，已變成兩根小針插在蛋黃之內。周仲平施行火柴變針法術之後。正當觀衆熱烈笑談時，他又走近簷下盛有清水木盆之側，唸唸有詞。少頃，盆中漸有水聲發出。他又加唸咒語一次，隨揭去覆蓋盆上的報紙。觀衆祇見水中鼓起水泡花，像釜中沸水一樣，且漸生出綠色浮萍，終於萍浮滿盆。時盆側外垂一繩。周仲平將繩輕輕提起，則赫然一大甲魚猶在動彈不已。衆客驚其神奇，稱讚不已。周則說：「恭賀新婚喜慶！」(當時甲魚代表富貴)交廚司烹之，敬獻新人加餐！周仲平見賞於段祺瑞，「甲魚顧問」之得名，亦即由此術得來。

其他小法術，周還有很多。如疊置青磚十餘塊於地，舉掌輕輕一擊，磚上下皆裂。惟當中一塊

完整如故。此與今日運用功夫學磚者，頗不相同。如遠距「銅鐘」數丈，遙舉食指作敲鐘，能作噹噹聲。如左手持一空碗或空酒壺，隨取一小手巾或報紙覆蓋其上。右手向空中一招，則滿碗或滿壺美酒到了左手中。兒童之輩，常向周仲平討糖果。周問所需之後，隨從其重頭上取下一帽，向空中一舉，所需糖果即滿盛於帽中。諸如此類小技，在大庭廣眾之中，有求之者，亦常不辭。此雖小技，非如玩魔術之有夾帶者亦不同，令人難於索解則一。

### 奇門遁甲洋蓼一兩

民國十九年，余回長沙省親，尚未聞有周仲平其人(實早已傳名)。時何鍵(芸樵)主湘政，提倡國術，五嶽三山的奇人異士，皆集於長沙國術館大擺擂台，競技較藝。亦不見有周仲平其人。對日抗戰武漢緊急疏散時，余送眷回湘。長沙街談巷說，便多有關於周仲平之事。同學李琳、方陶夫婦，皆平江人，為余說了兩件有關周神仙的故事：有林姓夫婦，與周仲平為老友。一日林夫婦陪其戚劉翁，由長沙靈官渡乘小筏渡江赴友約。方解纜起行，適見一人奔跑而來，大呼「稍待」要求同渡。林識為周仲平，自予樂從。劉翁則知其名而不識其人，互為介紹寒暄後筏已至江中。周不揣冒昧急伸手取下劉翁的近視眼鏡，擲之江中。劉翁疾呼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」已不及矣。殊有慍色。林妻以告翁曰：「無妨，周先生開玩笑而已。」相與顧視一笑，周亦隨手向江中撈取而上，水猶淋漓，就衣拭乾，仍以交劉翁。筏抵岸，周不辭而去。劉翁曰：「真異人異行也，



某年新歲，平江同鄉會，聚會於長沙。周籍平江，亦來與會。會畢，李琳邀周仲平獻一技以饗同鄉。衆皆拍手贊成，周不能辭。隨請李琳備紙筆置几上面盆中。周向與會諸人說：「我昨過「北協盛」（長沙有名的大藥舖）之門，見新運到中藥很多。現值進補之時，如有所需者，不妨將藥名、數量，開列紙上，並藥費皆置盆中；不勞諸位遠行，仲平當代購來！」李夫人方陶便戲開「洋參一兩」，並鈔洋一元，親置盆中，如言以報紙蓋妥。周隨閉目唸唸有詞，約二十分鐘後，請李夫人揭開報紙檢收！果得洋參一小包，原紙單上已標，藥價還蓋有北協盛的印章，和應找還的餘款，亦清楚無差誤。衆皆贊周技不已！惟李琳夫婦，皆科學迷，對其真實性仍有疑難釋！乃獨赴北協盛，探詢究竟，並核對印章，固絲毫不爽。他們雖信周仲平有一套，但總不免於疑！

這兩件事，皆李琳夫婦所告余者，後一件，且是他們親身經歷的。從此使他倆「科學萬能」的頭腦，也不免發生動搖。據說：周仲平的本領還不僅此。更能在一、二小時內，從長沙到上海，買到東西回來；但有一個條件，必須指定上海先施、永安、新新三大公司，否則恐費時間太久，買者不能久候。有人說：這是一種「奇門遁甲」的法術。這法術為何？恕我外行不能道其詳。

### 辰州符咒不可思議

周仲平所玩弄的法術當然不能與現代的魔術同看，似應歸於「祝由科」或「辰州符」一流。我國自古傳有「祝由科」，用符咒治療疾病。典籍

與老輩相傳，其法始自軒轅黃帝，乃我國最古老的醫術。所謂「祝由科」者，祇「祝說病由，不勞藥石祇用咒語符錄，便可醫治病患，故曰祝由」。今傳其術者，多屬湖南舊辰州府人，故亦稱「辰州符」。但不算是辰州府的特產，湘、滇、川、黔邊，甚至越南，亦有此術，辰州不過其著者。

以前湘境各大小城鎮，常有門懸「祝由科」或「辰州符」或「排教」招牌，行醫為人治療疾病者，即是此輩居留之所。門診或出診，皆能接應。其他各省似不多見。「辰州符」係祝由科的別名，「排教」則屬辰州符的旁支。相傳湘西辰州、永順一帶，盛產杉木，為其他林木地帶所罕見。杉木樹幹通直，長達數丈，質輕而韌，虫蟻不侵，性耐水濕，向為建築與製造傢俱的上好材料，幾為全國採用的木材。但在交通不便的時代，產地辰州出口，必須經由小河流放過洞庭湖入長江到漢口分散發賣。而辰州木材運行，非如其他貨物可以裝船，必須用竹繩扎緊成「排」，方能承當急流激湍的衝擊。更需法力超強的法師，隨時防範被人破壞，木排才不致散失。否則江中散了「排」，便為無可挽救之事。正如平江不肖生向禮然在「江湖奇俠傳」中所云：「每一大木排必有武功，法術兼備的高手護排。否則便易被其他法師來拆排。」此輩護排高手，通稱為「排教」。「排教」高手法：余輩兒時，亦常聽家鄉父老，傳說很多。雙方法師亦如今日的武俠神奇小說，互施法術，各顯神通。說得有聲有色，至今猶難盡忘。有人說：排教亦祝由科的旁支，而非正宗；但正宗的法術，我却未聽人說過。排教法

師除護排之外，每靠碼頭亦常登陸為人治病。同時，入民國以後，排教之風亦漸漸減少。懸牌招搖之業者，已不多見於市塵。窮鄉僻壤，偶或有之，法術亦多失其靈效。

所謂正宗祝由科的法術與治病我未見過，自不外乎咒語符錄。惟辰州符旁支「排教」的修行，我却聽到傳說不少。排教的護排與治療病患，通常唸咒，畫符皆須利用「一碗水」，施行其法，故法師亦稱為「水師」。水師，亦若普通農民。施行法術時，也是平常打扮非如一般道士、和尚，有所謂法服、法器等等。玩弄小法術，悅眾取樂時，也和周仲平一樣隨時隨地可施。治療疾病，祇須明白病情，不必親視患者。唸咒，畫符，常須斬斷一雄雞之頭，瀝血數滴於符上，將鷄與頭均棄擲於地。焚符於盛清水之碗中。水師隨合符水，小病則噴向病者身上或患處，（有時則於患處以指畫符）；重病，符水則噴向庭院「移寄物」之上，用鐵籤直戳移寄物之中；病即霍然而癒。有熊錫光者，係余同事曹渭賢的表兄弟。十八年能服役於湘西永順軍中。親見其友陳參謀之母年近八十，右臂間忽紅腫一塊。初起時不痛不癢，家人亦不以為意。繼而紅腫擴大，堅硬如石頭，痛苦不堪！經軍醫多方治療，久未見效。因病狀異乎平時的泡癰；普通軍醫，又不敢開刀割治。嗣得地方士紳的介薦請周姓水師醫治。周水師略視患處曰：「容易。」施法亦如上述。移寄物則係庭院中一樹，痛苦呻吟中的陳母，當鐵籤戳樹時，房中病者忽傳出大叫一聲，其右臂患處，流出很多血水，頓覺輕鬆已極。未久，腫退塊消



。二日後，即告痊可。相傳這是排教的一種「移病術」，周仲平似亦具有此術，以後再說。

可是，事有更可怪者：當周姓水師用鐵籤戳樹，陳母一聲大叫之後，周水師隨唸咒語，含符水噴向雞頭與雞頭之上。將頭與頸，復接合起來，擲之於地，雞又行走院中如常，但行未逾丈仍倒地而死。觀衆瞠目結舌咸謂眞神乎其技。

### 鐵鍊寸斷大樹傾倒

周仲平除在大庭廣衆中，玩弄上述的小法術尋歡作樂，譁衆取寵之外，也經常如排教水師一樣，爲人治療疾病。故他亦可說是辰州符排教之流亞耳。茲舉一事以言之：對日抗戰發生那年，亦周神仙（仲平）聲名最響亮的時候。抗戰勝利復員時，湖南銀行行長朱雪眞爲余話往事，言長沙南門，交通銀行魏經理，爲人極忠厚老實，在長沙商界中，頗負衆望。有至戚某，患重病呻吟床褥有年，中西醫治，都找不出病之確實根源（時醫院設備太差），已束手無策。由魏經理的介紹，戚家祇好乞靈於周神仙，挽救其戚已垂危的生命！周親提一木箱至其戚家，置箱於大門之側。入探其戚之病況後，告魏經理說：「我且試試才能決定有無救治？」

隨命其家人至大門側，把箱子提進廳來。箱子極輕，家人猶疑必係用品藥物之類。及周仲平親將箱子打開，乃一根極長而粗的鐵鍊，別無他物。計其重量，自超過原來所想像的。家人正在疑惑之中，周仲平又叫他邀數大力工人至，命如周所示作法：周神仙則坐在粗木椅上，衆工人用

鐵鍊將周緊緊綑綁起來。鐵鍊兩端，且用大鐵鎖鎖住。鍊中套一根小麻繩，叫一約年七、八歲的小童牽着不動，叫他拉才能拉扯。準備畢，周仲平閉目默坐，口中唸唸有詞。表情緊張，已是流汗滿面。經過約一刻鐘的時間，周忽大叫一聲「拉！」小童如言一拉，鐵鍊即寸寸斷脫。周亦躍起，欣然向魏經理曰：「恭喜，恭喜！令戚得救，可以起床了！」正在大家將信將疑之際，病者果然起床至廳，向周神仙叩謝救命之恩！大家亦驚喜不已，主客又熱烈恭賀一番！

後來魏經理私以詢周：「拉斷鐵鍊，固爲神仙的大法；但用意何在？」周曰：「如果拉不斷鐵鍊，病者便不可救了！這是因爲病者的命運與其祖墳上一株大樹相剋制。樹存則人死。必拔掉此樹，病才會好。（以後有鄉人來報：祖墳上果有一大樹倒了）。」魏曰：「神仙真是法力無邊。」隨置盛宴以酬其醫！辰州符排教治病之神奇，我在向愷然「江湖奇俠傳」和其他傳奇書本中，都已領教過。周仲平的治病法，除用鐵鍊綑綁自身之外，其他並不異乎排教水師的法術。他的「移病術」，利用一株樹，亦與排教以「羊代罪」無異。所以我敢說：他的師承，相信也是出於排教。我如要斥他爲「荒誕無稽」，固然有點說不出口；若要信其「無爲有虛若實」，未免又背了自己的良心。還是祇好存疑，等待時間來證明！

### 羔羊代罪治癒鼓脹

周仲平這種以樹代罪的移病術與排教「以羊代罪」的移病術，既無甚差異，意義亦完全相同

。胡存厚先生（前政大教授胡耐安之兄）告余：長沙青年李道恆服務湘西沅陵縣署，親眷皆留家鄉，老母六十餘歲，患俗稱「鼓脹病」有年。腹大如鼓，若孕婦然脹痛難當。經常求治於長沙湘雅醫院，西醫爲施人工抽水法治之。雖奏效一時，稍隔時日又鼓脹如故。屢抽屢脹，更不勝其苦。住院已半年，認此殊非根本治療之道。於是欲乞靈於中醫或土法又遍訪名醫不得。時李道恆正在湘西，爲母病訪求更急。聞沅陵有龍五爺者，爲當地巨紳。民國七、八年時代，他已成湘、鄂、川、黔邊的風雲人物現以年高養望在鄉，地方人士皆敬重有加。李道恆與之素昧平生，因特備禮品數色前往拜訪。談及母病情況，龍曰：「非田癩子莫治」，乃爲之推薦。得田應承，言明餽禮，遂遵之偕往長沙。田癩子性極乖僻，早年爲「排客」，已積資頗豐。七十後始捨其業，以行醫救人爲業。及經李邀，私意亦欲藉機赴省垣觀光，事誠兩得其便。

田癩子至長沙，先察李母病況曰：「不必休息即定翌日施術，早治早癒。」當囑李道恆備活山羊一隻及一切祀神應用物品，置庭院中。至時，田癩子行禮如儀，唸咒畫符畢，口含符水噴於羊腹，仍唸咒不已。羊腹漸漸隆起如球狀時，田乃於其裏腿布中抽出一長不及五寸的小尖刀。雙目注視羊腹的重點，唸詞益急，表情緊張，劇將手持利刃直刺羊腹。戳口處汨汨流出許多色黃而臭的濃汁。及羊腹漸漸縮小如常態，時道恆之妻正在病房李母床側高呼：「媽媽肚子消了！」此時，羊固作了「代罪羔羊」犧牲了，而臥病有年的李母霍然而癒了。周仲平的「移病術」實極似出於排



教之門。但仲平不承認，也不否認，因他平日總是絕口不言師承之事。

胡耐安教授的族兄存厚先生與友合作經營木柴公司，經常往來湘西辰永之間，與一劉姓水師識久交深，幾乎無事不可共商。關於所業辰州符之事亦常直言無隱。劉水師曾云：「辰州有一最負盛名的藤法師，人尊稱之為藤大爺聲譽滿湘西。道中人無不知其人，更無不敬仰其人與其法術之深莫測。此非別人，即劉水師的老師。劉因諱師名，即常以「師尊」代之。劉水師常自謙的說：「我自問學藝差可過門；但為人治病如接合斷骨，尚難立刻見效，至少亦須經時半日。」如接合斷骨，祇能支持片刻行走三數步即仆。若師尊者法術之高確已達到極致。為人治病，見其可治者，治之無不立見病患若失。其不可治者，寧不動手亦不願其癒而曇花一現，反而傷透人心。如狗斷腿者自可立時接合如常，接合雞頭亦祇能經時半日而已。」並謂：「其師曾救活一遭匪徒殺害的人。其人頭頸已半脫約逾一刻鐘。師尊急施法治，幸得復生，今猶生活如常。」故辰州符之法力，誠有令人不可思議者。劉水師云：自己承師門之教，為時尚淺，法力自然不深。最大的毛病是由於精神的貫注力不夠。師尊施法除咒語、符籙之外，絕不假助任何外力。師尊說：「符籙效用，首在唸咒。咒語之動，端在精神凝聚。精神貫注，金石為開。初入師門學藝，即須勤鍊運用內功之術，當焚化符籙，密唸咒語，噴灑符水時，必須運用全副精神，隨火、隨聲、隨水，匯聚於一的（目的）。法力之著神效者，實皆施法者之全

神貫注，有以致之耳。」所以余從師以來謹守師訓：「學必勤習」，始終未敢稍懈。以上所述皆胡存厚先生所告余者。對日抗戰之前，江、浙、湘、鄂、川、陝各地，多有「宗教哲學研究社」的創設。以研究宗教為主，以「精神療疾」為用。曾風傳一時，信者亦實多其人。今日台灣的「宗教哲學研究社」亦遵其舊制施行「精神治療」之術；默誦卅字真言，化布符於清水杯中，病者服之，多見奇效。由此可見上述藤法師「精神貫注」之言，實可信而有徵。故周仲平之術，亦不必輕予否定。

### 嗜賭如命慘敗罹禍

周仲平挾其神奇的法術，行走江湖為人消災弭患，濟世救苦，自是一個極受社會各界歡迎的人物。他本身不嗜烟酒，不迷女色節約自持更有安身立命的好條件。祇惜「嗜賭」如命成爲他無可救藥的致命傷。照一般愚夫愚婦如湖南省銀行戴某的揣想：周仲平如果利用其神奇法術從事賭博，必能隨心所欲，操必勝的把握。可是周則恰恰相反，而是每戰必敗。不自死心，還像左宗棠一樣再接再勵，「屢敗屢戰」，終於弄得慘敗，不可收拾。據說：他是經由戴某之手，因賭虧挪用了湖南省銀行庫存款十多萬。當時十多萬，並不是一個小數。無法交還戴某歸庫，被人向張治中省主席舉發。張遂令警拘周下獄處死。但銀行庫款，周以通神法術爲何不直接去拿而必假手於戴某？豈真如迷信家所言：「天子門下的江山財物都有神靈守護，一切過往神祇邪魔都不敢侵犯耶！江湖規矩，極重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」

，凡非法與不義之財，都是不許取的。雖所謂「劫富濟貧」，或當別論；但有殺傷破壞仍不許爲正當。周仲平實亦江湖之流，敢於明知固犯究竟有無難言之隱？外人却不得知。他死後有人傳其詐騙取財的經過，此亦道聽塗說殊不一其詞。

或謂：湖南省銀行司庫的戴某，平日因放蕩治遊花費甚鉅，便利利用職權的方便，私用公款不少。急待歸還，又無以爲計。他與周仲平原爲舊識，私以周爲活神仙，因親往與之商談求計。周許之謂「以母養子」之法，可以彌補。能界我萬金「爲母」，三日之後可「養子」十倍之數，除歸還虧空外，餘則爾我均分。戴某迷信神仙之法，便如所言，私取庫金子之。周得萬金仍一賭而光。越三日戴往詢周。周直以輸警告之，要求再來萬金保可如願以償！周如此頻頻需索，戴則愈陷愈深，無法自拔。嗣以事急，被人向張治中主席檢舉。周猶欲挾戴逃走。卒被軍警雙雙逮捕下獄。另有一種說法：謂有長沙商界鉅子龍某，與周仲平爲賭場密友向有債務關係。龍某迷周之神技夢想富上加富；周即投其所欲，騙財愈積愈多。由於貸款屢索不還，結成怨仇。及張治中主湘，龍因挾恨以周「妖惑衆」，密向張治中告了一狀。張爲威懾天下計，便拘周仲平予以槍決。二說雖有出入，現亦不必深究。而周仲平之被殺，則爲確鑿不移的事實。周仲平素行聲名，尙稱正派。無論其因何遭殺身之禍？種根於賭博，則很顯然。

### 罪不當誅另有死因

周仲平誠如上述「挪用省庫公款」或「詐騙



取財」，固皆罪有應得；但罪也不至於死。有謂：張治中快刀借人頭，純為一種軍閥作風。不過亦另有原因，一石兩鳥藉題發揮而已。因張治中挾其所謂兩大政策——自治與自衛來主湘政，正是抗日戰火已蔓延到了華中的時候。他又染上了左派時髦：「民主、前進」，標榜所謂最新的「社會革命」。經過他胡亂改革作為之後，已經鬧得湖南雞犬不寧，民怨沸騰了。同時武漢緊急，戰火又威脅到了湖南。在此險惡情況之下，政治措施，自以「安定民心，鼓舞士氣，以不變應萬變」為上策。乃張治中不此之圖，反變本加厲，欲威鎮四方「殺一警衆」便以「妖妄惑衆之罪」，於二十七年春，殺了活神仙——周仲平。張猶洋洋自得：「謂活神仙他猶敢殺！小百姓又那敢不」噤若寒蟬任其驅策！」這就是周仲平不該死而死的主要原因。所謂「挪用公款」或「妖妄惑衆」，都不外是借題發揮而已。也或許是周仲平的煞星當頭，惡運恰巧碰上了。周仲平被槍殺之日，長沙真是萬人空巷，送神仙歸天，或真以為周仲平罪該萬死！周仲平也神色自若，不發一言，毫無反應，俯首就刑，頗有從容就義之概！他或許自認：這是江湖豪俠應當如是；也或許他自知違背禁誓師門不容，大限到了！當他被捕下獄後，有獄卒某曾勸他：「上請天兵天將，助主席挽救危局，保衛湖南，將功贖罪，也救了三湘百姓！」周仲平時猶歎息的說：「我不是姜太公彼也不是周武王，命也運也，莫可奈何！」蓋已有自知之明，其命莫保了！

### 背誓犯禁難逃報應

自古相傳：江湖遊俠、江湖醫生、術士甚至綠林盜寇，即凡跑江湖，混飯吃的人，無論是獻技賣解或所謂排客、辰州符或為邪門左道，無一沒有師承。當若輩入門拜師之時，儀式都相當隆重，必須焚香化帛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。雖無立字畫押之習，而斬雞頭立惡誓，却是常不可免的。從此以後，闖蕩江湖靠所學技藝吃飯維生，是可保證的。但要恃技術為非作歹或致富貴利達，師門也是絕不許可的。如果欺師滅祖，背誓犯禁也必遭報應。「如果未報時候未到」，世俗亦常懸此以自警惕！由於這種封建鬼神、迷信思想的束縛，才使江湖人士循規矩矩，沒敢去做翻江倒海的事。最低限度也使一入師門之徒，受着精神的威脅，始終尊師重道安份守己的主要原因。

莊子所說：「盜亦有道」。這道理就是說：強盜有強盜的規矩制度，不能隨便便去破壞。周仲平雖不是強盜，而其行為却破壞了本行師門的規矩制度。臨刑而能坦蕩從容赴死，這自然不是他具有不怕死的精神，實在是他自己明白：「背誓犯禁」，破壞了師門的規矩制度。師門不容，難逃天譴！他能說出「命也、運也，莫可奈何」的話，守法就刑，還足見其良心尚未全泯！

### 神仙昇天餘波盪漾

周仲平的大不幸是被張治中狂妄取了他的生命，成了人間的冤鬼。張治中一時雖因日寇沒有南下長沙暫時保住他湖南主席的寶座；但他殺了周仲平之後，為時未久，正其氣燄更高張之際，自己的不幸也接着而來了。即其愚昧盲目之行繼

所謂「兩大方安」之後，「張皇失措」一把無名大火將長沙燒了。他為「推行兩大方安」，先取了周仲平的頭；因「結束兩大方安」則取了鄧梯（長沙警備司令）、徐崑（警備團團長）、文重孚（警察局長）三人的頭。前後四個人頭，都作了兩大方案的祭品仍未保住其主席的地位。獨惜自己的蟻命祕密逃往重慶。名為待罪，實則奔走權要之門預通關節。旅渝湘籍人士好事者，當即傳出一副對聯說：「治績安在？兩大方案一把火；中心何忍？三個人頭萬古冤。」聯頭標「治中」二字。橫額則為「張皇失措（非常真切）」。長沙大火之責任，當然應由張治中個人負責。他是當時湘政唯一的發號施令者。他不發令，又誰敢放火？所以當時國人無不大聲疾呼「張治中可殺」，絕無人提到鄧、徐、文三人或某一人有罪！不意重慶當局，竟被張治中一面之詞和關節溝通所蒙蔽。周仲平與鄧梯等四人，又皆死無對證。致張治中乃得逍遙法外，倖倖苟全了殘命。當張治中逃回重慶待罪之際，湖南民間的謠言，又四處蓬起。一說：長沙的無名大火是周神仙顯靈對張治中的一種報復，縱令逃回重慶，也是死定了。由此亦可見湘人痛恨張治中之至深且鉅！也才有此種迷信果報的信念。實則張治中不但未獲應得之誅，反而繼陳誠（辭修）將軍，擔任了國軍總政治部部長的高官重寄。因之湘人又傳播一種謠言：張治中之暫得不死是他痛哭流涕向某夫人跪叩了三個鐘頭保住的。總之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如果未報，時候未到。到了時候，周神仙還是會顯靈的！」信不信由你。神仙昇天餘波盪漾，此處不過照錄湘人的謠言而已。